

平庄硝烟

袁启生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平 应 硝 烟

袁启生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序	曾应枫	(1)
前言		(4)
第一章	途中恶战	(5)
第二章	凌风亭内	(16)
第三章	鸡冠岭下	(26)
第四章	石坑春晓	(35)
第五章	智取石王	(42)
第六章	四箭齐发	(52)
第七章	危机四伏	(62)
第八章	三岔坳上	(71)
第九章	陷入重围	(78)
第十章	血染南台	(86)
第十一章	巧突重围	(104)
第十二章	军威再振	(114)
第十三章	引蛇出洞	(121)
第十四章	化装奇袭	(129)
第十五章	接头路上	(139)
第十六章	打入南州	(145)
第十七章	凉茶档前	(154)

第十八章	归途遇险	(161)
第十九章	应变计划	(167)
第二十章	接头遇敌	(173)
第二十一章	深入虎穴	(184)
第二十二章	金色朝晖	(192)

(I)	序言		
(II)	第一章	序幕	
(III)	第二章	序幕	
(IV)	第三章	序幕	
(V)	第四章	序幕	
(VI)	第五章	序幕	
(VII)	第六章	序幕	
(VIII)	第七章	序幕	
(IX)	第八章	序幕	
(X)	第九章	序幕	
(XI)	第十章	序幕	
(XII)	第十一章	序幕	
(XIII)	第十二章	序幕	
(XIV)	第十三章	序幕	
(XV)	第十四章	序幕	
(XVI)	第十五章	序幕	
(XVII)	第十六章	序幕	
(XVIII)	第十七章	序幕	
(XIX)	第十八章	序幕	
(XX)	第十九章	序幕	
(XXI)	第二十章	序幕	
(XXII)	第二十一章	序幕	
(XXIII)	第二十二章	序幕	

序

曾应枫

当我手捧袁启生同志的新作《平应硝烟》，读着这一叠寸把厚的稿子时，脑子里不停地翻腾起一个个问号：这是老袁出版的第几本书了？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记得我与他相识在广州市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那时我在广州市文联创评部工作，袁启生则是清远县（那时还叫清远县，属广州市管辖的一个县）的文联常务副主席兼文化局副局长。那次会议是在清远银盏坳举行，老袁是东道主，份外热情，就连会外的娱乐活动也为大家考虑周祥，组织了几晚交谊舞会，并热情地陪我们这舞场新丁跳舞。老袁的舞姿如同他的为人那般，周全而又热情，潇洒而又有礼貌。我是在那时学会了跳舞。我记得那是1985年春。

就这样开始与袁启生同志相熟了。以后的来往就很亲切很自然，老袁每次出广州必来广州市文联坐坐聊聊。我们广州市文联的同志也把袁启生当作挚友。在我的心目中，老袁如同老大哥，只要托付了他什么事，他定能认真地办好，忘不了在1987年，我们创评部的几位同志和老袁一道赴西南采风，在从贵阳到昆明的三天汽车旅途中，老袁和我们一起疯疯颠颠地唱山歌，讲笑话，买零吃，看手相，艰难的路途生活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中也不显得冗长与枯燥。

袁启生同志在我脑海的印象是一个正直而又厚道，热情而又大方的颇具长者风度的人。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兵出身的、又一直从事行政领导的袁启生对待文学创作事业的那份痴情，竟象年轻人那么执著。

1986年，袁启生同志请我当他的入会介绍人时，他是以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好些短篇作品的实力而成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的。以后的几年，袁启生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在省市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故事等等50万字的文章，并出版了中篇小说故事集《爬过国境的毒蜈蚣》等。后来，清远建立了市，在我们以后一年一次会面与交谈中，老袁都会喜滋滋地告诉我：“我最近又在××连载了一个中篇，我的长篇即将完成了。”说得我又妒忌又欢喜地瞪着他，这位年近六十的老同志。我心底里不免涌出这一句：

“你怎么这么能写呀！”

袁启生的写作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他自己多年积累丰富的实践生活及努力刻苦的学习结果。

老袁自小家贫，父亲早亡，靠母亲一双手携带了他五兄弟。袁启生从小放牛、务农，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直到1949年，他参加了革命队伍，才在军队这座大熔炉得到进一步的学习与提高。后来老袁转业到公安保卫部门，那里复杂丰富的生活与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使他的整个思想与艺术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袁启生是在七十年代才开始在文艺战线工作。他不属于那种所谓富有学问和才华横溢的人，然而他的可贵之处是，他不仅是一位基层文化部门的领导，而且是位勇于开拓与实

践的作家。在处于物质生活丰富多采的都市生活中，袁启生居然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孜孜不倦地在文学这块贫脊的园地上耕耘、播种、收获，其精神与成果堪令我辈等人佩服。

现在袁启生同志又向广大读者和家乡人民献上他的长篇小说《平应硝烟》。这是一部描写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应地区的中共地下武工队如何从小到大，与穷凶极恶的反动武装势力进行艰难困苦的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岭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的故事。

袁启生的家乡就在平应地区，他参加革命一开始就在一支武工队。袁启生满蒸革命激情，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用笔塑造了一个个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无私无畏，英勇机智的我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并对其为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青春和生命的崇高品德作了高度礼赞。这对当今的人们是一种何等有益的教育与启迪。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曲折动人，悲壮而又真实的《平定硝烟》，硝烟之外使我联想到写书的作者，于是写下了这些话，当为序。

外, 因山臨平挂養, 州大立經怡血膠量 1993. 9. 29 廣州 本報

平应硝烟

袁启生

(长篇小说)

前言：一九四七年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向山东、延安的重点进攻，取得了节节胜利。我军即由防御转入了反攻。

但盘踞在我国南方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依然张牙舞爪，不断纠集兵力，向我各个游击根据地进攻、围剿，妄图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以维护其反动统治。

为了巩固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派出以严呈求、黄戈平、姜君才等青年武装骨干力量组成的独立大队，奔赴平应山区，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后来，虽然受到了数十倍以我之敌的疯狂围剿，和派遣特务混入我内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致使我独立大队曾一度遭受重大损失。但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独立大队始终红旗不倒，一直坚持到岭南解放，并配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解放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南州……

平应硝烟

(长篇小说)

袁启生

第一章 途中恶战

(一)

一九四七年冬的一天拂晓，北风凛冽，寒气袭人。

被狂风扫落和卷起的片片落叶，不时地飘舞，旋飞在群山、深谷中。

东方，天空渐渐由黑变白，由白变蓝，又由蓝变成橙红，山上的松林，也由黑森森的颜色，变得金绿晖映，枝叶分明。

在粤、赣边界南端南山嶂下的盘山小路上，我军一队全副武装游击战士，急匆匆地向着西北侧的最高峰笔尖顶挺进。

寒冬的朔风，吹刮得他们的脸颊、颈项和手指头又麻又痛，个别人甚至被吹刮得连眼泪、鼻涕都流了出来，但他们毫不在乎，只是一股劲地往高处攀登。

这支队伍，就是五天前从几百里以外的圭母山麓西篮寺的边纵司令部驻地，奉命开赴平应山区的独立大队。

说是大队，但目前实则只有七男一女八条枪，而且全是

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军人。

单独走在队伍前面约一百公尺远处打尖兵的，是年仅二十三岁的大队侦察参谋陈远达。他中等个子，潇洒英俊，端正的脸庞上，两道粗黑的浓眉微露威严，一双乌黑精亮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右手紧握着张开了大机头的驳壳枪，边走边警惕地注视着前方。

率队走在排头的是大队长严呈求，他二十四岁，身躯魁伟，仪表堂堂，面容刚毅，黑眼睛晶亮，身穿一套蓝布列宁式游击队军装，五角形蓝布军帽上的红五星红光闪闪，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久经战火，毅力非凡的军事指挥员。

走在严呈求身后的是大队政委黄戈平，他二十二岁，目光温和，从容镇静，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军队政治工作干部。

紧跟着他的是大队侦察员罗广龙，他虽刚到二十一岁，但早已经过多次激烈战斗考验，并已于三年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广龙的身后，走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战士，她年方十八，是目前全大队年纪最小的一员，左挎红十字卫生挂包，右插左轮手枪，是大队部的卫生员何玉娟。

在她后面急走着的是外号叫李铁脚的司务长李长林和警卫班长刘明通，碰巧得很，他们两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只二十二岁。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副大队长姜君才，还差五天才是二十二岁。

终于，他们全部攀登上了海拔九百七十六米的山顶，在两棵高大粗壮的古松树下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

“就地休息。”严呈求简短地下令说。

罗广龙坐在弯曲的大松树根上，大声说：“嗨，我看这一晚呀，最少也走了有一百二十里。请问司务长，还要多久才能到达您的老家石坑？”

“是呀，几时才能到？”刘明通、何玉娟亦随着追问。

李长林乐呵呵地说：“快了！今晚越过樟木河，翻过北山岭，再渡过车子海就不远了。”

在南州城郊当童工长大的李长林，按照南州人的口语习惯，亦把过江说成了过海。

“我的天呀，还要过海！？那咱们八个人不成了八仙了吗？”何玉娟用小花手巾擦着脸大声嚷嚷着。

“那你就是何仙姑了！”罗广龙朝她扮了个鬼脸说。

“嘻嘻。”“嘻嘻……”罗广龙的话引起了一阵哄笑。

正在这时，陈远达站在几十公尺远处的一块峭壁下之石岩前，上下挥动了三次帽子，并朝众人招了招手。

严呈求催促众人说：“大家快到石岩内去吃点干粮就睡觉，天黑后再出发。”

黄戈平从挂包内掏出半截铅笔和一个小笔记本，坐在刚才罗广龙坐过的那条树根上，微笑着说：“老严您亦快去休息吧，我想在这里写一会儿行军日记。”

其实，他写行军日记是假，他想借口在此担任警戒，好让严呈求去多休息一会儿才是真。

这样一来，两人你推我让，都想让对方先去休息，直到姜君才吃过干粮并安排好队伍休息，握着手枪倒回他俩跟前担任警戒，催推他们去休息时，严、黄二人才并排慢慢地朝石岩前走去。

当他们来到石岩旁，岩内已传出了一阵阵轻微的呼噜入睡声。

直到红日西沉，众人才“起床”，每人吃了几个煨芋头，又出发了。

(二)

当晚，严呈求一行探水涉过了樟木河，又翻过了海拔一千一百多米的北山岭。

但在抢渡车子江之前的石坪公路段上，却突然与正在行进中的、迎面而来的敌一个保安连遭遇，进行了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恶战。

那是他们在笔尖顶上石岩内宿营后第二天上午九时多发生的……

按原拟定的行军计划，他们应该在天亮前快速跨越过一段紧贴着车子江边的石坪公路并抢渡过车子江的，但由于在通过樟木河上的余溪桥之前，却意外地发现该桥头两边，不知何时何故突然驻有大批敌军而无法通过，只得临时改变渡河地点而多绕道二十多里，因此耽误了时间。而且在跨越石坪公路段和车子江前，找不到安全的临时住宿隐蔽地，所以不得不在大白天冒险通过。

当时，严呈求一行人，正在由南向北快速行进在车子江边的石坪公路上，准备再北行两里多路后，到一个土名叫芒草滩的浅水处渡江。但正当临近芒草滩并正在跨过一座约八、九丈长的白龙河上之土木结构的公路桥时，突然从前面几十米远的转弯处，传来叭、叭、叭的几响清脆枪声，还夹杂着“抓住他”、“抓住他”、“快给我打……”的喝叫声，

严呈求马上意识到是我方尖兵已经与敌人交火。

他见自己左侧是宽阔的车子江，右侧是深碧的白龙河，后面是一片光秃秃的低洼地，只有前面十多米远处的公路右侧有一座长满山草的约八、九丈高的小山包可以临时利用，便用手枪朝小山包上一挥：“冲上去，同志们！”

众人像一阵旋风似的急奔，不到二十秒钟便抢占了它。

严呈求伏下往前一看，见北面公路上有一群敌兵，一边乱放首枪，一边向已掉转头往南急跑的我方尖兵罗广龙追来。跑动中的罗广龙，不怕众多的追敌，不顾身边乱飞着的流弹，沉着地边往南退边用驳壳枪回首往身后的追敌甩打几枪，情势十分危急。

“打！”严呈求的驳壳枪首先打响。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着刘明通的冲锋枪一阵准确的点射，追在罗广龙身后最前边的四、五个敌人，一下子被撩倒在公路上。

这一下，给了左肩尖已挂了轻花又正在跑动中的罗广龙一个极为有利的支援，使他一下子就往南冲出十几步，掩入了公路右侧的弯内，躲开了敌人的密集火力，并很快爬上了小山包，来到严呈求身旁。

“大、大队长，应该快，快撤。”罗广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

轰、轰、轰，敌人的迫击炮开火了。

有几发炮弹落在了小山包上，小山上尘烟四起，泥土飞溅。

迫击炮弹爆炸的气浪，像强风似的袭来，掀刮得小山包上的山草哗啦乱响，倒伏在地。

约有两个班的敌兵，嗷叫着朝小山包发起了冲锋，黄戈平、姜君才等人用力甩出了几颗手榴弹，将冲上小山包北坡半腰的几名敌兵炸得哭声震天，血肉横飞。剩下的敌兵急忙掉转头，连滚带爬地缩了回去。敌人发起的第一次冲锋，就这样被打退了。

毕业于敌步兵军官学校的敌保安连长潘权彪，从我方小山包上火力的强弱中，已判断出与之遭遇的只是共军的少量游击队，即时改变了正面硬冲的战术。采取轮番炮火压制小山包上我方阵地，只用小股士兵从公路上朝小山包正面突击佯攻，以吸引我方火力和注意力的伎俩，另用一个排的兵力迂迴抢占我小山包东北侧约一百米远的另一座较高的山头，妄图用火力居高临下压制住小山包上我阵地而置我军于死地。

情况变得对我军越来越不利，我方已陷入两面是水，两面是敌的逆境。

在敌人射来的几次炮弹爆炸气浪过后的一次小小的间隙里，相互卧伏在不远间的严呈求、黄戈平、姜君才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碰在了一起，严呈求示意部队立即快撤，下巴往远处扬动了两下，黄、姜二人的前额轻轻朝下点了两下以示完全赞同，就这暂短的瞬间，独立大队的三个领导干部，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用无声的语言动作，作出了立即撤退的重大决定。

“往那里撤好？”严呈求把目光投向老家就在车子江畔附近的姜君才、李长林两人，大声地问。

“白龙潭。”姜君才用手一指白龙河桥上游约两百步远处的一幅大瀑布说。

“撤？”严呈求果断地下令说。

“我来掩护？”刘明通“咋”的一声换上一梭冲锋枪子弹。

“这里的地形我比你熟悉，应该由我来掩护。”李长林一手扯过刘明通手中的冲锋枪，熟练地打了一个点射，扭过头大声说：“姜副大队长快带领大家突过去，大瀑布左侧下面有一小处较浅的潭水，或许可以淌过白龙潭对岸。”

“表哥您保重。”姜君才把自己腰上挂着仅有的两颗石井式木柄手榴弹放在李长林身边右侧大声说。说完，他就地一滚，避开敌人的正面火力，带着众人从南侧冲下了小山包，朝白龙潭上的大瀑布方向急奔。

(三)

我方小山包上的火力这么一减弱，有几个敌兵很快冲上了半山腰。

李长林的子弹不多了，只得瞄准着冲在离他最近的敌人打。忽然，敌兵扔上来的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右侧吱吱吱的冒着白烟，李长林趁它尚未爆炸的一刹那，将它顺手抄起，扔向了敌人，“轰”的一声，将已冲到几米外的三个敌兵炸得肢体分离，跌倒在地。

就在此时，忽从对面的山上射出阵阵猛烈的枪弹，打得白龙潭面水花冲天，噗噗乱响。

李长林立即意识到同志们已撤到了白龙潭上的大瀑布前，自己的阻击目的已达，便不再恋战，将姜君才留下的两颗手榴弹揭去柄盖，双指扣上拉弦，用力将它投向十几米外的敌群，随着“轰轰”两响爆炸声落，他一跃而起，跳下小山

包，向着白龙潭的大瀑布急跑。

一转眼功夫，李长林就跑出百多步远。跑着跑着，离大瀑布只有几十步远了，眼见即将跃入大瀑布下隐身，但东北角山上的敌人发现了他，机枪、步枪一齐朝他射击，打得他周围火星乱跳，沙石飞扬。

“表哥快冲过来？”姜君才从大瀑布下跃出，边大喊边用驳壳枪朝山顶上的敌人射击，想用自己的喊声和火力吸引敌人，减少身处敌人火力网下的李长林之危险。

轰！敌人射击的一颗迫击炮弹在李长林身旁爆炸，他头上的军帽给炮弹爆炸气浪掀飞，头部一阵剧痛，脚一歪，身子一软而摔倒在地即时失去了知觉。

姜君才见状，冒着敌人射来的密集枪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抱着李长林就地一滚，滚进了大瀑布下。

敌人眼红了。轻机枪、迫击炮、手枪、步枪等所有火力都集中朝大瀑布扫来，直打得白龙潭水噗噗乱涌，雪浪冲天。

手握望远镜的敌保安连长潘权彪，伏在山顶上几棵枫树下，洋洋自得地在鉴赏着自己部下的战斗力。这样的猛烈火力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当他确信大瀑布下和白龙潭四周，已不再存在共军游击队的任何生命了时，才下令叫一个排的兵力，放着排枪，端着刺刀大喊着“杀呀，杀呀”地冲进了大瀑布下，想弄几个游击队的死伤者回去，以便炫耀和吹嘘自己与共军作战取得的赫赫战功。

可是搜查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敌排长向他报告说，大瀑布下一带，连一个死人影也未找到，只拣到一顶带有血污的五角星布帽和一只扯断了绊绳的烂布鞋。

潘权彪怀疑部下搜查不细，便亲自来到了白龙潭边和大瀑布下查看。

他见大瀑布内是近三丈高又湿又滑的石壁和几块乱石，根本无法藏住人或登上石壁而逃往白龙河上游。大瀑布下的白龙潭又三面都是光秃秃的乱石沙滩，刚才自己在小山上一共用望远镜牢牢地叮看着，任你共军游击队的动作多快，亦不可能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逃窜掉。白龙潭水深不可测，漩涡不停，水底下根本藏不住人，莫非共军游击队行使传说中的水遁之法遁走吗？他百思不得其解，大脑一片糊涂。

正当他劲无处使，气无处泄之际，忽然从头顶上空传来“呀、呀、呀”的一阵乱叫，一个乌鸦从他头上扑扑扑的飞过。这一下他可找到了发泄的目标，伸手扯过勤务兵手中的一支美国造冲锋枪，对准盘旋低飞的乌鸦，哒哒哒哒的打了一个乱点射，吓得乌鸦“呀”的一声长啸而飞向了远方。

就这样他还不解恨，又喝令两名机枪手用机枪朝白龙潭内不停地射击，还令一伙士兵往潭水中按二连三地扔了不少手榴弹，炸得白龙潭水好像开水锅上下饺子似的噼哩叭啦一阵阵乱响乱吼，几十条被爆死震昏的鱼反起白肚，横七竖八地卷向潭边，一直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带着队伍恨恨地离开白龙潭。

敌保安连撤走后，白龙潭周围又恢复了战斗前那种平静，除了公路边山坡上敌兵们新埋下的二十多个新坟堆有点显眼外，其它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白龙潭上端的大瀑布依旧轰隆轰隆的泻入潭内，深蓝莫测的白龙潭水依旧